

新校正中藏經序

古往今來神鑒術者華先生在焉因革  
由範祖述當器幸有此書傳矣空與難  
經並行也寔內經之羽翼本草之舟楫  
也司命之家其可一日缺乎惜哉傳者  
設爲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而坐令讀  
者茫然可謂此書之不幸斯道之大

也夫醫之爲術臨病之際變化百端  
嘗以文字傳之難以言語亦不易矣故  
古人之爲書也寓意於不偏之經求義  
於不倚之理將令達者神而明之則攻  
守精當活死起廢莫不應效若神迹故  
自非詳敏高邁之徒未若標月指之動  
樹喻之明且盡焉是以好古者甚鮮矣

局者且曰萃先生者神鑒也其術載在史傳其神奇非常人之所可企及奚高遠之是務噭吁盍思之甚乎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爲其途轍者扁華之書也爲鑒者不學而可行乎同志吉岡君有所深見於此而憾書肆所藏極少不易得將今發其藏本新校正之鏤諸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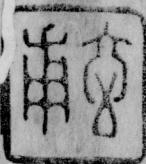
以惠厥同胞而告諸先生。先生曰善哉。  
此舉盍加標考以見古人用意之端緒。  
敢爲後學進步之階梯。吾子識之。吉岡  
君曰敬哉。於是構得數本。補其漫滅。訂  
其誤字。申明理致之源委。揭出據徑之  
標的。靡不殫精極微。閱月成書。請鑒定。  
諸先生伏惟恭遇。本朝雍熙之世文

物滋盛而吾壩先生出上自軒岐下至  
百家莫所不研窮焉發先哲未發之秘  
解後賢多岐之疑以鑒衡大鳴于當世  
故天下譚鑒者俛首而出其下稱爲斯  
道之太成矣親炙其門浴其澤者榮幸  
又何加焉想此刻一出元化之灑粲然  
無遺漏蓋於興難經並行乎何有不接

喜吉岡君與斯世共<sub>也</sub>而喜其簡端有  
餘地故不揣樗散之才遂爲一言而稱  
贊其謙焉吉岡君爲伯州之杰士若夫  
生之履歷已載提翁全書序中茲不贅

元文紀元之初歲集丙辰七月之吉

武陵後學三它玄甫撰



新校正中藏經叙

夫醫不敢不學。苟欲強恕，奚不讀古賢之書。  
素難傷寒者，最是古矣。若夫中藏經，亦華先生之秘典，而探微真人以傳之。其爲書也盡，  
釣陰陽之幽明，致素難之玄，而治法之變化  
至，診脉之微妙，一無不出于期矣。嗚呼！此以  
爲活人之書，不誣焉由。是觀之，先生臨戮典  
獄吏，吏不肯受之，忽而焚燒之書，豈得非此  
經也乎哉？惟怒漢魏唐志已，不載其目。後世

使孫俞之黨為不合，聖經之說真偽未決之論紛紜於今焉。雖然，請以史言之。古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買。信哉！言乎范睢厄於齊，折脅搘齒；蔡澤困於趙，被逐弊鬲；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鄉，相垂功於天下矣。如此二子者，非愚乎？彼而賢乎？期由其君之明不明也。故君人者，不可不明。知人能使之焉，學者之於書也，其猶人君之於人乎？明知而能使之，則一言而終焉。况中藏經也乎？惜哉！往昔浪華大

回祿而書，亦嬰池魚之災。遂為烏有矣。昌放於京師之日，偶得其書，閱之，字句差繆，而將使視者為懷疑之憂。於是不愧愚之不才，竊有志為之校正，而未成敬告於堦先生。先生曰：善哉！何有讓師手出一書授之？昌拜讀之，則中藏之善本也。蓋先生之於學也，天機秀發，而丹溪之再見復起于繫也。嘗審其教生徒也，戶外履滿，則不問。布衣稽紳，講習切磋，無射寒暑。其立言著書也，孜孜不倦，積盈卷

軸實為後學之模範可謂醫道之根基當代之豪英也

昌

幸

從

學

先

生

有

年

于茲其間

所<sub>レ</sub>得<sub>ル</sub>字<sub>外</sub>之<sub>口</sub>授<sub>者</sub>

少<sub>カ</sub>今<sub>據</sub>

其<sub>ナ</sub>善<sub>本</sub>

正<sub>ス</sub>

文字<sub>ヲ</sub>分<sub>ケ</sub>句<sub>讀</sub>

加<sub>ク</sub>訓<sub>點</sub>

增<sub>ク</sub>標<sub>考</sub>

質<sub>フ</sub>諸<sub>ラ</sub>先生

先生

從<sub>テ</sub>而<sub>レ</sub>然<sub>レ</sub>之<sub>レ</sub>改<sub>レ</sub>題<sub>ヲ</sub>

為<sub>シ</sub>新<sub>校</sub>正<sub>付</sub>

壽<sub>ヲ</sub>剖<sub>ク</sub>刷<sub>公</sub>

於<sub>ス</sub>天<sub>下</sub>

下<sub>足</sub>以<sub>テ</sub>使<sub>シ</sub>學<sub>者</sub>

染<sub>テ</sub>指<sub>知</sub>

味<sub>ヲ</sub>免<sub>ク</sub>逆<sub>レ</sub>天<sub>之</sub>

罪<sub>ヲ</sub>焉<sub>耳</sub>

矣<sub>告</sub>元<sub>文</sub>丙<sub>辰</sub>夏<sub>六</sub>月<sub>望</sub>

伯<sub>州</sub>醫<sub>官</sub>仁<sub>菴</sub>

吉岡玄昌豐鄉寅書於技孤堂



新校足中藏經後序

予嘗雖非中行丈而因陰陽之太順采濡  
墨之善覽饁地之生道也其爲學也於吾堦  
先生以觀山聲名流圖極海內殊倍重跡款  
門來請謁羅者不可勝道有同應鷄羣山處  
孤鶴者姓吉岡學名昌黎究纂輯之真詮已  
漸稔扁虫妙詰竊憇先生中藏山一經爰  
與內經繫難爲表裡之書而晚未質於內經  
考詣群籍考覈是非解釋亥向其見亦卓乎

哉。然巖未覩，自足喟歎。叱先生之潤色，信足  
已稱。大成，安而鋟也。生於梓，叱令勤矣。天涯海隅  
之遠，處與窮鄉，勉進同業，焚則君之意旨，於  
呼，肆乎哉。誠在於千歲，止強而昭於千歲。出  
莽，蕭下之醫，豈容杜撰之譽哉？卒安旅，躍餘  
危，於繢陋，漫書，灑弊云爾。

元亥丙辰，龜東奥後學，伊藤玄乘，書于雒

虫豐窟



新校正中藏經叙

荆山之礪由赤和傳豐城之劍  
以雷煥廟益物隱顯雖自有時  
亦僕其人焉再如華佗中為經  
是真然矣哉傳云佗受諸異人

遂以朴鑿兵遊其門者吳晉樊  
阿非率亦能究其伎倣之遭戮也  
外孫鄧氏為其書家而非其人  
術無施焉若夫戶樞五禽等之  
說世多傳之至今不衰而獨此

書人疑其怪奇泯々幾乎已矣鑒  
宦仁菴者承古之士也嘗遊京  
師得此書善本還秘青囊既而  
謂與私於一人也寧公於眾人  
於是卒訪求四方校約訂漏且

以上木其用心也可不謂勤乎  
書成請叙余素昧平醫庸何能  
為之輕重哉雖然求之弗息安  
顧一言曰中藏經之隱也久矣  
由斯舉復顯於世豈非一奇事

平仁菴姓吉岡名玄昌也仕本

藩在伯米府

寬保改元之春

因州十街信敏撰

